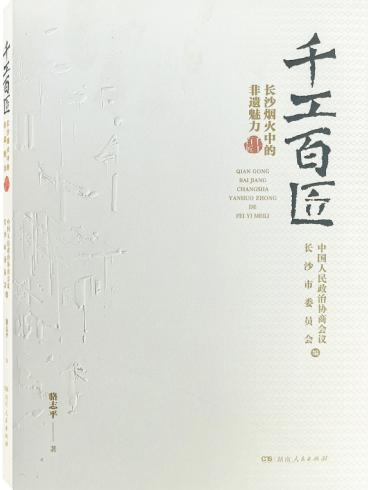


湘版好书

长沙烟火中的非遗魅力

——骆志平散文集《千工百匠》漫评

文选德



近日,志平同志新著的散文集《千工百匠》已经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翻阅这一篇篇凝结热爱的文字,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拼劲十足的小伙子,那时,他在雷锋纪念馆工作,因改扩建雷锋纪念馆和宣传雷锋的事情,经常来找我。

作为看着他成长起来的忘年交,我深知志平同志内心的炽烈,其站过讲台,转行后,在多个公务员岗位工作过。在雷锋家乡那片沃土上,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

25年前,我为他写过一幅字:“像雷锋一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4年前,志平同志被调到市政协

工作。公务之余坚持写作,去年出版了散文集《醉乡愁》,王巨才老先生专门为新书作了序,著名评论家张瑞田先生在《中国艺术报》上发表了评论文章《醇厚、悠长的思乡曲》。满目乡愁,满纸情愫,读着让人眼眶发热。

今年他又聚焦非遗,结集出版了《千工百匠》散文集。以长沙非遗为题材,收录散文67篇,从古窑烧制到青铜器修复,从古山贡纸到郭福娘甜酒,从浏阳烟花到老朱的皮影……。他走街串巷,寻找古老手艺人,用文字复活时代记忆,为一个又一个“非遗人”画像立传。这种执着,源于他对生命的理解和对家乡的热爱。

他的文字散淡灵动,凝练干净,有自己的风格。写人写景虚实结合,画面感、代入感强。他在《蔡二茶馆》一文中写道:“听说,长沙的童谣掉在了白沙井,我赶了过去,却没有找到那个掉落在水中的月亮粑粑,我问蹲在那舀水的老大爷,月亮粑粑去了哪,老人家说,早被一个叫蔡二的人捞走了……”这份意象中的美,晃漾起古城的美。

其文字中不乏知识点,读后就有一种收获感,他在《香约东方》中写道:“檀香庄重,沉香空灵,艾香祛邪,藿香化湿,薰衣草香安神,果香治愈,花香浪漫,合香雅思,各持其美。静坐香台,闻香止语,心驰寰宇,可闻天外之音,可见妙法荷花,可释凡尘之苦。”

生命的美好,源自心灵的澄澈,从泥土中捡拾的文字,回归本原,芬芳朴

鼻,带有浓浓的乡情乡味。《烟花中的年味》一文中:“烟花绚丽的那一刻,春天掀开了厚厚的雪被,那些冬眠后的小虫儿,揉着眼睛,使劲往外钻,生怕错过了春风,穿不上漂亮的衣裳。有的从草丛中探出一个小脑袋,看看冬雪是否已经走远,有的趴在枝桠上,细瞅春风是否挂上了树梢。”

有时,文字中又带着一点小调皮,其在《一抹长沙彩》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黄永玉老先生来铜官窑时,专门去了他的小龙窑,老头子一开心,跟他一起玩起了泥巴,还为他题字画画,把胡武强乐得呀!好几天都睡不着觉,逢人便夸,黄永玉是他哥。”这种看似简单,却彰显人物性格的语句随处可见。

《草根闹春》一文同样写得生机勃勃:“草根大院依然很热闹,唐人的灯笼,挂满了网红长沙的眉宇,酒旗茶语,土墙老屋,还有随处可见的坛坛罐罐,露着一副唐人来的模样。而三月的春风,带着古人的词阙,在这里走走停停,似乎鸟儿在这打个转,也能吟出一首《行香子》。”

志平同志的文字中很少使用形容词,也没有造词造句的印痕,看似平淡无奇,却富有思考和哲理,这是一种人生的历练和积淀。其书法也很好,取颜字风骨,从魏晋中来,平时习字,古词古赋信手拈来,这也是志平同志散文风格的成因。

他说:“非遗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根

脉,是温暖岁月,打动人心的音符。”志平同志扎根基层,深知百姓冷暖,其笔下传情,轻拿轻放,对新时代“非遗人”执着、坚守、困惑的人物性格进行了深入刻画,表达了内心的敬意,释放出人性的温暖,还时不时点出小点子,为“非遗人”摇旗呐喊,植入力量。

其中,个别篇章写的是创业非遗的场景,如《草根闹春》《去靖港过节》《铁花星雨》等。他认为,不同的非遗代表性项目,都应该找到活化的路径,从而启迪更多“非遗人”拓展思维,跟上时代节奏,以不变求万变,以万变求生存,不断在新时尚、新生活中探寻支撑点,在坚守中获得应有的幸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呼唤,也有一个时代的思考。志平同志带着一份情怀,一份热爱,走近“非遗人”,算是为古城长沙走向未来,留下了一段岁月、一丝回忆、一份感动。

洗尽铅华,方显本色。志平同志的文字沾满了泥土的清芳,这让我十分欣慰。其内心淳朴善良,满怀感恩。他主理过不少文化上的项目,对文化的解读有其独到的见解和视野。

然而,在志平同志的文字中,找不到半点过去的斧痕,正因如此,其内心越来越舒展,文字也跟着轻松了起来。看了《千工百匠》文稿,我对志平同志有了更深地了解,一个热爱家乡,热爱百姓的人,一定能写出内心的滚烫,温暖他人、也温暖自己。

一个农民作家的 在地化书写

——读贺显华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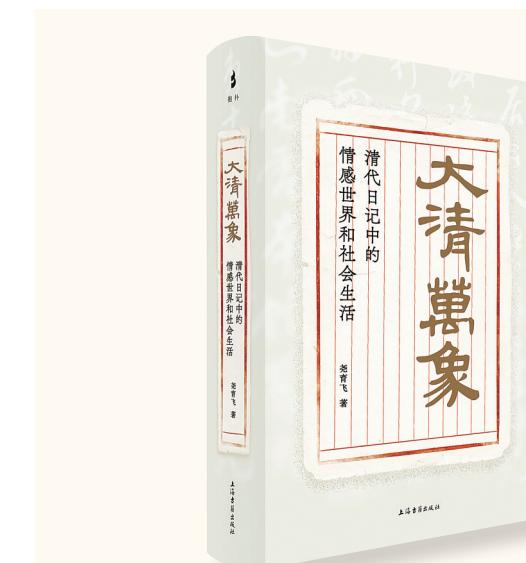
林汉筠

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乡村崛起》(湖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是农民作家贺显华以其家乡湖南隆回为叙事场域,对本土素材深度挖掘、对乡土表达的自然运用而成的一次具有代表性的在地化书写实践。作家将目光聚焦于隆回的山山水水、风物人事,从九龙山的向家村到兰草河畔的金石桥,从雪峰山麓的云上花瑶非遗代表性项目到鸭田战斗指挥所的红色文化,用“在地”的视角记录乡土蝶变,用“在地”的素材展现乡村振兴实践,用“在地”的语言讲述新时代乡村发展故事。

集真实性、新闻性与文学性于一身的报告文学,要求“精确地描述真实,而又不丧失作品的神韵与形式”。贺显华的创作起点,源于他对家乡的切身感知。高考落榜后,他做过木工、代课教师,在外务工10余年,最终因照顾家人重返家乡,成为一名村干部。这段“离开又归来的”经历,让他对乡村的变迁有着比旁人更为深刻的体会;他剖析了文明乡风建设中传统与陋习的博弈,洞察了乡亲们对物质与精神双重富裕的渴望,也经历过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些切身感受,成为他创作的源头活水。

集作家与乡村干部的双重身份,在书写向家村的振兴时,贺显华并非站在远处描摹向长江的返乡创业,而是以走访者的身份走进向家村的田间地头、景区场馆,与帮扶队员欧阳菲交谈,和种养大户刘炳奎、向洪贵对话,甚至亲身体验彩虹滑道、太阳湖游船的乡村旅游业态。他对牛天岭的传说、农业科技园的无土栽培技术、向长江为村民担保贷款的细节刻画,都源于真实的走访与观察;在书写金石桥的土桥夜市时,他与夜市摊主刘老板、杨老板闲聊,记录摊主们从外地返乡创业的经历,捕捉夜市里的烟火气与村民的幸福感。

人物描写上,《乡村崛起》聚焦的都是隆回本土的真实人物,他们的奋斗与付出,构成了隆回乡村振兴的“人物群像”。如本土企业家向长江,下海创业成功之后返乡,自掏腰包两



近代日记在民国年间曾一度引起读书人的关注,这要归功于几部大日记的出版,即:1920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李慈铭《越曼堂日记》、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192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1933年蟫隐庐石印叶昌炽《续督庐日记钞》,即后世盛称的“晚清四大日记”。此后数十年,日记大多是作为史学、文学等领域研究的一种史料来源而被关注和利用。

近些年来,在一些学者的倡导和实践下,近代日记的规模化整理和体系化研究都在稳步推进。湖南大学尧育飞先生近年来专注于近代日记的整理与研究,点校整理有《何绍基日记》《陈曾寿日记》《李耀耀长沙日记》等,此外还在“澎湃新闻”开设了“日记微观”专栏,又将刊发的这一系列文章进行扩充并结集为《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探索近代日记中的人物及其生活世界、情感世界,也对传统日记的发展脉络、文本属性、研究方法等问题提出扎实而具有新意的见解。就笔者个人阅读感受,本书作为“轻学术”读物,从所谓“轻”的角度来说,描绘了一系列引人入胜、令读者兴味盎然历史现场;而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则又是若干次日记阅读法、研究法的精彩展演。

琥珀的“珍奇柜”:
日记史料编织历史现场

《大清万象》一书,从整体结构上看,除了一头一尾用较为理论化的讨论“穿靴戴帽”以外,主体部分共八章,分别设立了八个不同的情景主题:众声喧哗中的五大臣出洋被炸案、各方叙述中的同治元年瘟疫、读书人日记中的新年发笔、重臣曾国藩的围棋嗜好、知县周长森的阅读书写、小京官恩光的隐秘情事、遗民郭曾忻的乱世心路、大名士王闿运的口腹之欲。

正如全书标题以“万象”一词来统括,每章皆自成一格,而组合在一起则是五色生花,又各有奇妙。主题中有预备立宪、五大臣出洋这样涉及国体政体的要务,和疫病肆虐这般攸关天下民生的大事,但也有读书写作、围棋博弈这种士人日常,以至于在传统意义上更加“等而下之”的食与色。无论文章的光谱如何复杂,从阅读者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捕捉到这些各具特色的历史叙述背后所贯穿的显性与隐性两条线索:显性的,是它们都主要基于同一类型的史料——日记;隐性的,则是都希望借由日记史料,编织起或大或小的历史现场,并将其呈现于读者眼前。

书中呈现的这些历史现场,很大程度上含有“眼光向下”的意味。所谓“眼光向下”,则颇有着数十年来“新文化史”兴起和流行过程中关注小人物、关注日常生活、关注微观个案的风格。当然,本书所呈现的“眼光向下”,并不局限于刻板意义上的“小人物”或“普通人”,比如曾国藩、王闿运等,无疑是晚清政坛或文坛举足轻重的名字。但即使在讨论这些出将入相、史馆立传的大人物的生命经历时,本书也更多侧重于那些更为普通和日常的面向。“眼光向下”不仅仅是尽可能让那些历史长河中小人物的模糊面目生动起来,也包括关注大人物的寻常生活——那些在呼风唤雨以外的细琐日常。日记正是实践此类观察的绝佳材料,正如作者自言:“我想通过这些日记,把英雄伟人的小爱好、普通人的大坚守、寻常人的寻常事等都看的更加清楚。”

博综与专精:
近代日记的读法与研究法

作为读者,在阅读《大清万象》时,可以明确地体会到主体章节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章《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同治元年瘟疫下的众生》《新年发笔与清代读书人的仪式感》,从三个角度分别想要展示的是“众声”,是多种日记交叉映射后呈现的光影。后五章则分别将镜头集中于曾国藩、周长森、恩光、郭曾忻、王闿运五个人身上,是对个体生命经验与情感经历的体察。笔者倾向于将这两种运用日记切入前人及其世界的角度分别称为博综与专精,而这也是阅读和研究近代日记的两种重要方法。

时间性是日记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个属性为读者与研究者综合多种日记追踪同一事件或主题提供了便利。《大清万象》的第一部分三篇文章分别集中在一次政治事件、一场瘟疫、一件民俗传统,在具体而微的解剖台上施展日记这种史料及其综合研究方法的清晰度与穿透力。

如《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一章,三十种日记分别来自亲历者、旁观者、传闻者三个不同的圈层,围绕着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廿六日的这一场意外,作者指挥排布三十种日记,层层剖析。不仅涉及对事件本身的讨论,还关系到书写心态、信息传播等问题。在综合运用多面日记之镜观察历史这一点上,作者有着高度的方法自觉,所云:“经由爆炸案,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文人日记也具备了对读的可能。文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记录下爆炸案这件事,使其成为观测深处不同时空文人所思所感的共有通道。由此,零零散散的日记具备重新连接成为整体关照时代的重要材料、重要视角,同时也是一种有意味的方法。”如此连缀成一件千狐之裘,同时把针脚处拨开示人,将成果和方法一并呈现在读者眼前。

日记出于特定作者之手,又因为日记的包罗万象,触及生活各个层面,也就成为深人体验这位特定人物生命经验的独特管道,其中内容五光十色的长篇日记比短篇日记更容易着手。《大清万象》中对曾国藩下棋、王闿运吃喝的讨论,就是从长篇日记中成功提取而来。但笔者更关注与喜欢的,则是不那么出名的人物,如周长森、恩光、郭曾忻此三人的日记。作者运用并不十分主流的日记材料,甚至是一些“边缘人物”的小日记,精准地切入了阅读史、情感史,乃至基层治理、易代之际这样重要话题的讨论之中,不啻是数场日记个案研究法的精彩展演。

近年来随着日记史料从各种公私藏中不断现身,来自各学科的研究者对日记的关注度无疑在提升之中。《大清万象》不仅在一头一尾两部分讨论了传统日记发展脉络,提出日记“公共性、琐碎性、时间性”的三大特性,而且在主体各章节中也贯穿了对日记文献、日记书写之特色的关注和总结。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书本身其实也是立足日记本位的一种研究试验:以日记史料和日记研究法为主,可以做出哪些工作、呈现怎样的图景。近年有学者呼吁关注和建设“日记学”,笔者认为此书即是日记学建立过程中的一部重要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中国近世日记的“珍奇柜”与方法书

周昕晖